



——旅遊散記第二集——

雁南飛·著

# 飛越西伯利亞

看轉變中的——

# 雙頭鷹



滕王閣

——旅遊散記第二集——

飛越西伯利亞  
中的轉變

雙  
頭  
鷹

滕王閣

雁南飛·著

飛越西伯利亞看轉變中的雙頭鷹/雁南飛著。  
初版 -- 臺北縣中和市：滕王閣，[民 82]  
面；公分 -- (滕王閣出版社叢書)  
旅遊散記：第 2 集

ISBN 957-98936-1-6(平裝)

855

85013292

• 滕王閣出版社叢書 •

飛越西伯利亞，看轉變中的

——雙頭鷹——

定 價：新台幣280元

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初版

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初版二印

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初版三印

發行人：范日欣

編輯人：杜 沙

著作者：雁南飛

出版者：滕王閣出版社

地 址：台灣省台北縣中和市  
中興街132巷10號5樓

電 話：( 02 ) 247 - 0945

郵政劃撥：0123959 - 1 范日欣

---

登 記 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 
局版北業字第十七號

---

打字排版：友正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：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土城市永豐路195巷9號

電 話：265 - 1491

( 如有破損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調換。 )

## 再版序

本書出版，呈贈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楊上將雲亭一冊，承覆文：大著「飛越西伯利亞，看轉變中的『雙頭鷹』」乙書，遊歷豐富，觀察入微，筆調生動活潑，頗能增廣見聞與滌蕩情操，本部已將其納入官兵文庫選荐。

接劇作家朱白水先生函示：「幾年來，我兄跑遍世界各地，又飛越西伯利亞，深入莫斯科、翱翔於貝加爾湖上空，舉目文壇，捨我兄能有此壯志外，文友中尙無一人可比，可自豪矣！年來曾數度接獲刊載各報刊雜誌遊記，即曾表示，應彙稿付梓，以傳後世。今果發行，圖片尤為珍貴。」

名作家姜穆先生亦蒙惠函：「承贈大著『雙頭鷹』，對於蘇聯有新的認識。記者寫的文學作品，它的優點便是準確、文采兼備。蕭乾和沈從文都具備這種優點。弟曾沿沈著『湘行散記』走了一趟，才覺出沈先生的一枝筆之巧。吾兄行雲流水，是一流訪員，也是一流作家。」

九歌出版社發行人，前華副主編蔡文甫先生也承賜教：『雙頭鷹』圖文並茂，當珍藏。行萬

里路，又寫成十多萬字，誠一舉萬得也。」

「一舉萬得！」智者之見。

上述文友，都著作等身，享譽文壇數十載，亦友亦師，情真意摯。承賜教言，特誌謝。

「校對如秋風掃落葉，愈掃愈多」。再版，已掃去了不少「落葉」。

「扶桑行」已於上（三）月在「日本」雜誌刊完。先後刊了一年三個月。感謝該社總編輯吳巍、主編許鵬嶽二先生，惠正良多。

（八十三年四月十五日）

# 目錄

封面：俄羅斯普希金城（古皇村）夏宮

自序.....一

壹、攝影集錦

世界一絕——莫斯科的地鐵.....八

貪玩的西伯利亞太陽.....九

「吃」太陽的人.....一〇

拿破崙曾從這座塔門入主克里姆林宮.....一一

克里姆林宮、伊凡鐘樓.....一二

莫斯科的百貨商場.....一三

夏宮、聖巴爾大教堂.....一四

芬蘭灣和宇宙大飯店.....一五

遊聖彼得堡尼瓦河.....一六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與俄羅斯友人合照於夏宮花園·····    | 一七 |
| 芬蘭灣巧遇史太林·····         | 一八 |
| 普希金銅像、列寧辦公大樓·····     | 一九 |
| 日本立山秀麗的山巒和登山電車·····   | 二〇 |
| 日本立山的雪牆、雪道、登山纜車·····  | 二一 |
| 日本二大名橋·····           | 二二 |
| 千金歌舞迎賓客、櫻花滿樹隨春來！····· | 二三 |
| 北海道雪泥鴻爪·····          | 二四 |
| 日本立山變色的雷鳥·····        | 二五 |
| 飛遊大峽谷·····            | 二六 |
| 大峽谷和高崖上俯視的蒼鷹·····     | 二七 |
| 可愛的場撥鼠、飛遊證書·····      | 二八 |
| 姬路城、藝術宮、日本吃姿·····     | 二九 |
| 漢城景福宮古石塔和勤政樓·····     | 三〇 |
| 漢城景福宮會賓樓、世運會場·····    | 三一 |

貳、萬里猶比鄰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飛越西伯利亞，看轉變中的「雙頭鷹」——        |    |
| 之一、引言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三三 |
| 之二、飛越西伯利亞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三四 |
| 之三、做夢也沒有想到會去俄羅斯·····       | 四三 |
| 之四、莫斯科世事如棋局局新·····         | 四七 |
| 之五、列寧也「靜」以待變·····          | 五一 |
| 之六、「神」像多遭殃·····            | 五四 |
| 之七、「貓」捕「老鼠」也納入了「市場經濟」····· | 五七 |
| 之八、馬桶裡的蘆布，會爬起來·····        | 六二 |
| 之九、地鐵像皇宮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六六 |
| 之十、莫斯科河靜靜地流·····           | 七〇 |
| 之十一、古城、古修道院、托爾斯泰故居·····    | 七三 |
| 之十二、麻雀山上的莫斯科大學·····        | 七八 |
| 之十三、看到我們便奏起國歌·····         | 八一 |
| 之十四、西伯利亞的太陽整夜不回家·····      | 八三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之十五、尾語·····            | 八六  |
| 灣依水繞聖彼得堡·····          | 八八  |
| 酩酊芬蘭灣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一〇三 |
| 路經阿里郎家·····            | 一一〇 |
| 扶桑行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之一、那受寵而新鮮的日本太陽·····    | 一一九 |
| 之二、吉祥的日本烏鴉帶我們去乘地鐵····· | 一二四 |
| 之三、「餃子專科」的太和文化·····    | 一二八 |
| 之四、在雨中的東京街頭沉思·····     | 一三三 |
| 之五、日光、東照宮、德川家康·····    | 一三七 |
| 之六、仙台、仙灣、仙島、仙詩人·····   | 一四二 |
| 之七、從仙台灣上北海道·····       | 一四五 |
| 之八、北海道的春天遲來·····       | 一四九 |
| 之九、愛奴族的春天何時來？·····     | 一五六 |
| 之十、歌聲、笑聲、掌聲、傷心·····    | 一六三 |
| 之十一、神秘的十和田湖和奧入瀨溪·····  | 一六八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之十二、奔馳在日本的西海岸·····   | 一七〇 |
| 之十三、歇宿在六月的王子宮殿·····  | 一七四 |
| 之十四、立山連峰和黑部水壩·····   | 一七九 |
| 之十五、大阪城的淀川滔滔流水·····  | 一八四 |
| 之十六、瀨戶內海景色美·····     | 一八八 |
| 之十七、穿和服的日本太陽·····    | 一九五 |
| 太平洋上的一串晶瑩珠鏈·····     | 一九九 |
| 「未來之海」邊沿的一片燦爛繁花····· | 二〇九 |
| 看到了加州葡萄的娘家·····      | 二二五 |
| 廿億載的不斷故事·····        | 二三三 |
| 那藍色的一千個眼睛·····       | 二四一 |

### 參、燈下獨思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四庫全書編纂外一章——乾隆燬書····· | 二四九 |
| 鉅著誕生路漫漫·····         | 二五四 |
| 大地何時亮麗？·····         | 二六〇 |

寧願頭頂藍天一片……………二六三  
封底：火魯爐爐在燃燒我們

# 自序

這是我於民國八十一年元月出版了「萬里行」和「堅強的蘆葦」，出清了以往作品存稿後，在一年多的時間內新出爐的第六盤「雞肋」。

這是我豐富的年代。在這一年半內，我旅遊了日本和美國西部、夏威夷；韓國漢城；和俄羅斯莫斯科、聖彼得堡；並寫了約十二萬字的文稿；以及出版這一本「雙頭鷹」。因此，也是我忙碌的年代，幸福的年代——忙碌是幸福！

多年前，我偕內人赴歐洲旅遊了十二個國家；東南亞多國；以及中國大陸歸來後，出版了「萬里行」一書，獲得了不少友人和讀者的好評和鼓勵。

八十一年四月，又偕內人去日本旅遊。自東京北上日光國家公園、盤梯、仙台；渡海上北海道；自東而西，由涵館穿世界最長的輕津海底隧道，南下青森；沿西海岸上日本北部，他們稱之為北部阿爾卑斯山，也就是日本北部的立山山脈旅遊聖地，立山連峰和黑部水壩後，至西海岸第一大城市新瀉；過大阪，再南下，渡淡路島，沿瀨戶內海之東，跨雄偉的鳴門大橋；東折高松市，跨世界

最長、有九千多公尺，集多項世界第一，如巨龍臥波的瀨戶大橋；復經松山市，暢遊姬路古城；穿神戶，回大阪、登大阪古城堡。重溫日本十六世紀後半期，到十七世紀初期風雲人物，織田信良、豐臣秀吉、德川家康的爭霸興亡史。

回來後，以一個多月的時間，寫了四萬字，十七短篇的「扶桑行」。

這些遊記，承「今日中國」月刊社張副社長佐鵬先生推介，在中日關係研究會辦，前立法院梁肅戎院長發行的「日本」研究雜誌上，自八十二年元月份起連載迄今；也承「印尼僑聲」雜誌主編，大詩人郭湯盛鄉先生；和古今藝文雜誌社瞿社長毅先生，分別在上述雜誌連載。承「印尼僑聲」郭主編向讀者推介：「這是一篇可讀性很高的作品」。

今（八十二）年四月，又赴美西。

「二〇〇〇年大趨勢」作者約翰·奈恩比，與派翠西亞·奧伯汀曾在他們的書裡說：「四百年前，世界貿易重心開始從地中海移到大西洋，今天它又開始從大西洋移至太平洋邊沿的城市——洛杉磯、雪梨、東京等，正在取代紐約、巴黎、倫敦等大西洋邊沿舊城市的地位。」

而我所去的地方，也就是他們所說的「未來之海」邊沿城市之一，令我目眩神迷的世界先驅之城。令我的心靈，爲之悸動、興奮、新奇不已！

當我穿越加州至內華達州，那一望無際的廣漠平原，和豐富農產，才瞭解了，何以美國不斷在接受世界各國的源源移民，迄未終止？

當我乘坐小型飛機，自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飛臨阿利桑那州大峽谷上空，俯視並來回飛翔在那大自然以廿億載悠長歲月雕刻繪彩的大峽谷，才知道這地球，竟有其令人不可想像的壯麗神奇一面，而令我深深驚訝、震撼！

回來，又寫了將近三萬字的作品，承張副社長佐鵬，在他的「今日中國」月刊上發表。

筆墨未乾，今（八十二）年七月，又興緻勃勃，鼓餘勇，偕內人去俄羅斯，遊歷了「雙頭鷹國」。

此行，實現了我少年時期，盼能飛越西伯利亞的夢想。

此行，去到了我做夢也沒有想到，會親臨其境，鄰近北極海的莫斯科，和聖彼得堡（即前列寧格勒）。那過去在我看來是那麼遙遠、遙遠；這輩子絕不可能會去的北極區世界大城。

也去到了過去自由世界人們稱之為鐵幕中的鐵幕——克里姆林宮，親睹了裡面許多古老建築、地下室列寧水晶棺裡的遺體、（今已關閉）；葉爾欽、戈巴契夫、以及列寧生前的辦公大樓；和宮裡一座十六世紀建築古老教堂裡，埋葬著羅曼諾夫王朝家族，四十五具遺體的石棺；讀到了他們每一王朝的政治活動史、生活史、和興亡史。

去到了更臨近北極海的芬蘭灣；那綠波蕩漾，似啜醇醪的芬蘭灣！

也泛艇遨遊於聖彼得堡尼瓦河上，看落日西斜，在河灣交匯處的金光下波瀾壯闊！

遊目騁懷於聖彼得堡的冬宮，和普希金城的夏宮；翻閱這宮之主人，自彼得一世至末代沙皇尼

古拉二世的盛和衰，得和失，起與落，榮與辱。

回程、下夜兩點了，那貪玩的西伯利亞太陽還不回家，害我整夜與他作伴不眠，自莫斯科直至漢城，整整十個小時，在穿越西伯利亞的高空上。

去俄羅斯回來，又花了一個多月時間，寫了四萬字文稿，題為「飛越西伯利亞，看轉變中的『雙頭鷹』」，寄榮工處「榮工報導」社溫社長世暘，承他在電話裡告訴我：這稿子「很有可讀性」；並承主編吳東茂先生不棄，連載二月有餘。我將作品寄這次同遊伙伴，也是文中的周博士、承他惠贈遊俄錄影帶一卷，並函示：「拜讀大作、驚絕。知大師乃超人十等。今之博士作家，所寫亦不過爾爾，佩甚、佩甚！」

「超人十等」？博士之美，戲言而已！

不日，又接四十年前老同事，也是我的老師，前香港中文大學名教授，現任文化大學國文研究所教授李雲光博士函諭：「承寄『雙頭鷹』系列大著，奉讀之下，令弟欽佩讚賞不已。遊記之文，寫得如此深刻，足見吾兄學養之優深，文筆之犀利。日前往學生書局，探訪老K，知他也讀了您的大作，非常讚賞。」

函中老K，是我四十年前鳳山時代，陸軍精忠報（日報）的老總編輯；我的老長官，綽號老K。

說到我師李雲光博士，也有一個綽號：「小神仙」。

「神仙」之言，不能不信；溢美之詞，又豈能全以為真，據以驕妄，沾沾自喜，貽笑痴愚？

不去日本，不知日本北海道、立山連峰、日光、盤梯……之美；不知鳴門、瀨戶二橋之壯；也不會見日本墳墓的特殊、歸來研究發現：日本歷史上有所謂「古墳文化」；也就是三世紀至六世紀之間，太和朝廷統一日本時代的奇異墓制；以及彌生式時代，和飛鳥式時代的古墳墓制，都與世界各地有其獨特性、差異性。

不去美國阿利桑那州的大峽谷上空飛翔遨遊，不知大峽谷的真正鬼斧神工！

不去俄羅斯，不知拿破崙就是打從克里姆林左側，我所去過的托羅伊茲卡亞塔門，趾高氣揚地，以征服者的雄姿進去克里姆林宮；但坐席未暖，又從這塔門狼狽而逃回巴黎。並開發了自己過去對俄羅斯完全陌生的「知識不毛之地」，遍植桃、李；並栽梅、柳，似聞芬芳！

在普希金城夏宮，看到沙皇最後一位皇帝尼古拉二世的油畫像及其遺物，知道他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寧領導革命成功後，給列寧處死於西伯利亞，連皇子艾力克西一人、公主四人也不倖免。

回到台灣，看到報紙上，一則有關新聞報導：

「俄羅斯沙皇最後的一位皇帝尼古拉二世，太子艾力克西，依然活在人間。自一九六四年和一位女子結婚，住在聖彼得堡，擔任一家醫院停屍間的管理員，直至一九七九年過世，都默默與死人為伴。生前對他的太太，一直堅稱自己是艾力克西」。

由於我曾經去過普希金城夏宮，看過他的畫像；



由於我聽過導遊解說過尼古拉二世的悲慘下落：

「行刑隊亂槍射在艾力克西的身上，那子彈竟彈回轉射到牆壁上，原來艾力克西的身上，藏有大量鑽石和珠寶」。

那情景使我對尼古拉二世的印象特別深刻；也對上述那一段新聞報導特別引起我注意，和發生興趣。它像一塊磁鐵頓時將我緊緊吸引，令我覺得它有一種「臨場感」、「真實感」，「親切感」，和「吸引力」！

歸來後，使我對俄羅斯，以及許多曾經遊歷過的國家的種種，都發生了比過去更爲無比濃厚興趣；

覺得這些國家就在我的隔鄰；

覺得他們在報紙上刊載的新聞，一如我的鄰居所發生的情事同樣令我關注；

覺得這世界何其琳瑯滿目，多采多姿！

這幾年跑了近廿個國家，寫了近廿五萬字的文稿。我的著筆，力求真切、情趣、生動、深入、優美，力避枯澀乏味。這或許就是上述主編和友人，說我的作品尙有其可讀性，或謬承讚許的原因吧？

「行萬里路、讀萬卷書」。它不僅充實了我的生活內涵；更由於視野、見聞的擴大、加增；在知的領域上，遠超乎閉門讀死書百卷，而難以理解、消化、致用。